

# 響應北伐五原誓師

王 禹 廷

## 馮玉祥與西北軍之十八

### 于右任赴俄國勸駕

馮玉祥於民國十五年五月初到達莫斯科，經過三個多月的接洽，俄援問題始獲圓滿解決。此時國民革命軍由粵誓師北伐，正與吳佩孚的大軍激戰於湘、鄂之間。馮望馮玉祥迅速回國，在北方重振旗鼓，與北伐大軍遙相策應。李烈鈞曾在庫倫去電敦促，于右任又親自赴俄勸駕。而由冀、察撤退的國民軍，失却強力統馭，偏促綏西，急待馮玉祥歸而領導，創新局面。在這種主客觀形勢要求之下，馮玉祥乃於八月十七日離開莫斯科，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，首途回國。他到上烏丁斯克，換乘汽車赴庫倫。因為想帶點俄援回來，補充軍實，振奮士氣。同時對外蒙政府加強拉攏，以利爾後的俄援轉運。所以他在上烏丁斯克和庫倫，均曾稍作停留。馮氏於九月十日由庫倫動身，向包頭進發。途中先後遇到于右任及宋哲元等人，得知他的部隊，多已經過包頭，正往甘肅開拔，張之江已赴寧夏，鹿鍾麟尚在五原。

於是乃改變行程，經過陰山脈和戈壁沙漠，於九月十五日行抵二狼山，鹿鍾麟在此迎候，遂於是晚相借到達五原。此時在五原的國民軍，除了國民一軍的部隊外，還有二軍的弓富魁，三軍的孫岳，五軍的方振武等部。

于右任本是赴俄促馮回國的，此時與馮同到五原，研商今後大計。當於九月十六日下午召開會議，討論出師計劃。于氏被推為主席，參加的有馮玉祥、孫岳、鹿鍾麟、張之江（由寧夏趕來）、宋哲元、石敬亭、薛篤弼、曹浩森、鄧寶珊、徐永昌、方振武、劉汝明、馮治安、弓富魁、趙守鈺、何其震等人。即席決定一致推戴馮玉祥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，統率全軍，出師北伐。馮氏於九月十七日正午十二時，在五原舉行誓師典禮，國民軍稱此為「九一七新生命」。于右任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，為授旗的黨代表及監誓人。馮玉祥的誓詞及就職宣言如下：

誓詞：「國民黨之目的，以國民黨之主義，

喚起民衆，剷除賣國軍閥，打倒帝國主義，求中國之自由獨立。中山主義，驅我而歸，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奮鬥。特此宣誓，生死與共，不達目的不止。此誓。」

宣言：「……現在我所努力的，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，進行國民革命，實行三民主義。所有國民黨一、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決議案，全部接受，并促其實現。……至於政治主張，我現是一個國民黨黨員，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，一切由國民黨決定，國民政府主持，我惟有與諸同志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。」

在此以前，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，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馮玉祥為國民政府委員，軍事委員會委員，國民軍黨代表等要職，其時馮氏尚在回國途中。迨馮氏在五原誓師以後，即對他的全軍，採取了兩項重大決定：

其一是軍隊全部黨化。馮氏接受中國國民黨黨旗，率領全軍加入了國民黨，軍隊裏面的黨務活動及政治訓練工作，皆遵照黨的規定，澈底實

施。在此以前，馮氏都是以自我的感悟和作法，從事革命。雖然遵奉 國父的指示和主張，并與黨人密切連繫，却沒有建立組織上的關係。從此以後，則正式加入了革命陣營，成爲國民革命軍在北方的—枝强大武力。

其二是改變了作戰計劃。馮氏回國誓師前後，他的作戰構想，原以回師反攻張家口，經南口克北京爲目標。曾派多人潛伏北京，從事秘密活動，由其前任參謀長熊斌，匿居東交民巷，策劃指揮。并與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之李石曾、李大劍（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。當時國民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，李大劍故爲政治分會的負責人之一。）等人，密切連繫。他們蒐集情報，研判敵情。向馮氏提出了詳細的報告和建議。馮氏據以作了全盤的瞭解考慮，認爲奉張大軍，集結於平、津、熱、察，新勝之後，其勢正強。山西的閻錫山，仍附張（作霖）、吳（佩孚），與國民軍爲敵。國民軍迭遭挫敗，戰力尚未恢復，此時如沿京綏鐵路東攻，勢雖便捷而力則不足，絕難以孤軍克強敵。於是乃改變作戰方針，決定入甘出陝，繞道北伐，與由粵出動的大軍會師中原。以迂爲直，穩操勝算。此一富有歷史價值的長征計劃，遂告確定。

### 吳佩孚倒孫傳芳看

於此，對於國內當時的大局形勢，應該加以說明：

先說華中：

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之時，採取了極爲高明

的策略——「打倒吳佩孚，妥協孫傳芳，不管張作霖。」把初期的作戰目標和打擊對象，集中指向於北洋軍閥中最頑強的吳佩孚。經過在湘、鄂地區及武漢外圍的連番激戰，把吳佩孚的主力徹底擊潰，吳率殘部退入河南，革命軍乃佔領了武漢。武漢是長江和漢水的匯合點，京漢和粵漢鐵路的銜接處，水陸交通，四向伸展。東連吳越，西通巴蜀，南接嶺表，北帶中原，居於中國的心臟地位，自古卽爲政略和戰略的必爭之要地，辛亥革命卽由武昌發難而終獲成功。革命軍掌握了此一樞紐地區，無論東征北伐，皆居於非常有利的態勢。

次看東南：

盤踞東南五省（蘇、浙、贛、閩、皖）的孫傳芳，是北洋軍閥的後起之秀，佔有中國最富庶的精華地區，富甲一方也雄視一方。吳佩孚已到了日薄崦嵫之境，孫傳芳則正有如日中天之勢。當國民革命軍與吳佩孚酣戰於湘、鄂之際，孫傳芳却好整以暇的穩坐在金陵城中，成天與江南名流爲文酒之會。他既與蔣總司令派來的代表相周旋，却不肯歸順於革命。又坐視吳佩孚日趨危急而無動於衷，不肯赴援。他所打的如意算盤是坐山觀虎鬥，等到革命軍與吳佩孚打成兩敗俱傷，他再出來收漁翁之利，繼吳佩孚而爲直系的一「尊」，稱霸中原。

北伐軍蔣總司令深知孫傳芳首鼠兩端，另具野心。故於八月十二日蒞臨長沙時，策定了分兵三路進攻武漢的軍事計劃，他的作戰指導是這樣的：

一、中央軍以武漢—武勝關爲作戰目標，以主力正面進攻吳佩孚。

二、左翼軍以荊（州）、沙（市）—襄陽爲作戰目標，掩襲武漢的側背，并遮斷吳軍的後路。

三、右翼軍以南昌—九江爲作戰目標，切斷吳佩孚與孫傳芳的聯絡，并相機向皖、蘇進兵。

在如上的部署下，經過一連串的劇烈搏鬥，先把吳佩孚的主力徹底打垮。然後由湘、粵兩面，向江西、福建，分途合擊。很快的攻佔了贛、閩兩省。卽將以鉗形攻勢，向江、浙大舉進軍。孫傳芳眼看大勢不利，於十一月底微服走天津，向張作霖投軍求援。

### 北方奉張仍擁大軍

再談華北

由於北洋軍閥各自爲政，國民革命軍乃得以各個擊破的策略，序捲了湘、鄂、贛、閩各省。國民軍聯軍也正在入甘陝，準備進軍中原。吳佩孚業已垮定，孫傳芳亦難自保，北方的局勢陷於混亂飄搖之中。此時北洋軍閥中最完整而强大的力量，就只有張作霖的奉軍和直魯軍了。它擁有很好的根據地，兵多，械精，財裕，物豐。只有它，尚有與國民軍作最後對抗的實力，於是張作霖便成爲各方最矚目的人物。張作霖由於野心的衝激和情勢的迫促，於十五年十一月十日由奉入關，到達天津，準備挺身而出，收拾局面。此時他面對的大問題，第一是北京政權已呈抗拒不安之象，應如何予以維持？再擁段祺瑞？或抬王

士珍？抑或親自出面？其次，革命軍進展神速，吳佩孚一蹶不振，孫傳芳獨力難支，眼看戰火就要延燒到北方。接吳、接孫，都屬刻不容緩，而如何進行，亟待妥切籌商。第三、馮玉祥由俄回國，逗留五原，又到包頭，正在收撫舊部，有所行動。其真正的動向，西進？東進？尚未判明。張作霖認為這是心腹之患，對北方大局有關鍵性的影響，是他當前首次解決的大事。他除了自作佈署以外，儘量的爭取閻錫山繼續合作，以加強對馮的力量。奉張對於這一點，看的比對付南方革命軍還更重要。他認為革命軍雖是「大患」，

但其勢尚遠，且有吳佩孚、孫傳芳在抵擋頭陣，一時還衝不過來。馮玉祥則偏在咫尺，隨時可直搗他的堂奧，乃是「近憂」。因此他對閻錫山看的很重要，拉的很密切。恰好孫傳芳勢急來歸，到達天津。他們經過一連串的會商以後，作了如下的決定，並即分別實施。

一、推戴張作霖為總司令，吳佩孚、孫傳芳副之，統一指揮北方的各軍。後來因為吳佩孚沒有同意的表示，改以孫傳芳、張宗昌為副司令，楊宇霆為參謀長。這一擁戴通電，由孫傳芳領銜，於十一月三十日發出，列名的有吳俊陞、張宗昌、閻錫山、商震、寇英傑、陳調元、張作相、盧香亭、韓麟春、高維嶽、周蔭人、陳儀、褚玉璞、湯玉麟、劉鎮華等十六人，包括了奉、直、魯、晉及五省聯軍、鎮嵩軍等全部北軍的高級將領。張作霖即於十二月一日，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，成為北京政府的最高首腦。

二、對南方的軍事採取穩進政策。堅守長江

以北，以天津、徐州、鄭州之間的三角地帶，構成重點。特別注重隴海鐵路鄭州、徐州之線，加強部署，先求穩固，再圖進取。張學良、韓麟春率部沿京漢鐵路南下援吳，張宗昌、褚玉璞率部沿津浦鐵路南下援孫。

三、另派駐在冀、熱、察地區的部隊，沿京綏鐵路西進，向綏西攻打馮玉祥。聲明消滅馮軍以後，奉軍即行東撤，不留駐綏遠境內，以祛除閻錫山的疑慮，而堅其合作。

### 馮軍失敗亟待整頓

以上是南北軍事的大形勢。此外還有表面上看來不關全局，實際上却有極大影響的兩個地方，也須加以指出：其一是山西。閻錫山自民元以來，一直採取保境安民的閉關政策。十五年夏秋間，與張作霖、吳佩孚合作。出境作戰，被國民軍打了個灰頭土臉。現在張作霖爲了要打馮玉祥，對閻硬硬兼施，拉的很緊，閻乃答應在綏西助奉打馮，并派兵援陝（劉鎮華）阻馮。可能由於馮玉祥採取了「和晉」政策，與閻錫山有所接洽。所以閻在表面上雖然依附吳（佩孚）、張（作霖），但對馮并無實際的不利行動。其二是陝西。劉鎮華奉了吳佩孚的命令，率領十萬之衆，於十五年三月，由豫西回師關中，圍攻西安。守軍李虎臣和楊虎城，堅苦支撐了七、八月之久，彈盡糧絕，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。他們以十萬火急的電報，不斷向馮玉祥告急求援。這晉、陝兩方的進退得失，不但對馮軍的未來發展，關係至大。而且於國民革命的北伐大業，也有不容忽視的

作用。

大局既如此緊迫，任務也非常艱鉅，國民軍新敗之後，已呈凌亂崩析之狀，如何能負擔得起這個使命呢？馮玉祥面對這種情勢，秉其一貫的信心和毅力，毫不氣餒的從頭幹起。最要緊的就是要安定軍心，重振士氣。他除了立即電令蘭州劉郁芬，以孫良誠為援陝總指揮率領大軍迅速向陝西挺進，以解西安之圍以外。他本人則留駐五原，收集整理離散的部隊。

國民軍經過連續的天津、大同、南口及張北之戰，元氣大傷。原來的二、三、五各軍，部隊番號雖存，實力則損耗太多。一軍的情況雖較完好，但是在強敵環攻之下，倉皇撤退。因為馮氏離軍，失却了强有力的部勒，部隊的行動已失規律。而且禍不單行，京綏鐵路的火車，在下花園，柴溝堡、卓資山等處，接連撞車翻車，死傷了好多人。既滯礙部隊行動，也打擊官兵士氣，更擴大了大家的失敗心理，各軍幾乎都已不成爲有組織部隊，已近乎分崩離析的狀態。在察、綏地區走散流亡者達數萬人之多。韓復榘、石友三、韓占元、韓德元等幾個師，則留在歸綏、包頭一帶接受閻錫山改編，脫離了國民軍的陣容，不再西去。韓復榘、石友三兩師是馮軍的精銳，他們變離，對於馮軍的士氣及實力影響很大。據說這是閻錫山和國民軍領導階層之間謀略運用，曾經取得默契。蓋因韓、石不走，可以掩護國民軍其他部隊的安全撤退。且可協助商震防守綏遠，免除奉軍向西追擊的藉口。又可賴此勁旅扼守晉西北，以防奉軍入晉。雙方均蒙其利，故而演出此投

靠之一幕。另有一說，則是閻錫山認為國民革命即將成功，北洋軍閥已到末路。他故意放國民軍一馬，預留以後地步。惟因尚在奉、吳大軍夾持之中，不敢有所暴露，免吃近虧。所以頓兵綏、包，不再西進，且對韓、石等部，名為收編，實乃照顧，以示好於馮玉祥。但劉汝明早年對筆者。述却有一種不同的說法。韓復榘在歸綏附近對他表示，不是變節，而是奉令不走，勸劉也留下。劉認為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依然向西撤走。到包頭看到石友三，石對劉說，再往西走則是死路一條。由包頭到寧夏的一千多里路，是他帶着兩團兵修的。那時兩團人都沒有水喝，現在這麼多人，水怎麼够喝？再往西去，不餓死也得渴死，所以決定不走了。不管怎麼說，集體的離去也好，零星的走散也好，國民軍在極度困乏狀況之下，苦於飢寒，又無主帥，精神頹喪，軍心渙散，希望斷絕，戰力消失，紀律廢弛，幾不成軍，則是不爭的事實。我們可以引述于右任的一段遭遇，以見一斑。

### 于右任軍中遇險記

于右任在莫斯科與馮玉祥晤談，促其回國。馮玉祥接受了于的意見，但因尚有未了的事待辦，不能即刻起程。于乃先馮而行，經庫倫南歸。在庫倫遇到李烈鈞，知國民軍已由察哈爾西撤，遂往包頭。至其附近的比利時傳教士經營之黑教堂休息，遇到鹿鍾麟的衛隊旅一營變兵，入內滋擾，于氏備受驚恐。王陸一在「右任詩存」的箋註中，對此事敘述頗詳：

「斯時黑教堂因兵亂聞警，多納人民避難，甕裝駝馬，充物其間，往時鳴鎗剽掠所不及也。先生與從者亦就憩。時塞上風聲甚惡，國民軍潰兵份然至，處處掠食物，犯行旅。其竄塞外，尚有渠首率之。馮之衛隊旅，亦奔突竄劫至此，欲嚴枝禦，亂軍圍逼且殆。先生登城上呼其旅團長與語，戒毋肆暴。則陽請食物，堂中與羣羊，則又堅索馬，洵洵乘門啓突入，大肆捲劫。先生退小室中，亂兵以鎗相擬，脅索所攜。危迫間，從者猛抑轉其鎗口，指室後行箴示之，先生乘間脫免。亂兵盡堂中所有，呼嘯去。驚錯之頃，從者謂此中旅團長識先生，今既相犯，恐事不得已，日之夕矣，必加不利於先生，因以滅口。決當離此險境，先生以為然。顧四周亂兵充斥，而汽車燃料將絕，其一司機者號怖不敢行，百計譬勸無效，不得已，善遣之。遂以一車突圍出，鎗彈掠草沙也。疾馳出險，折而北行，復三、四百里，大野漫漫，慮汽油水食一絕，萬事俱已。遠望間，忽見黑物二十許，連續自沙梁間來，知必馮玉祥之汽車。既近相見，乃知馮由庫倫南行失道，見沙上輪跡，乃循行而與先生遇。馮聞先生遇險，笑謝曰：自家人打搶了自己人也。衛隊旅卒游微未敢歸。先生一行，由此嚴興具，經塞爾烏蘇，而至烏蘭腦包。」

馮玉祥對於此事，在其所著「我的生活」一書中，也有記載：

「（九月十二日），雖然走了二百多里，平原一帶，廣闊可數千里。遠遠看見南面前右方，又有一輛車在走，恐怕也是熟人，於是忙着叫喇叭招呼，及至趕上，乃是于右任先生，相見極是歡喜。他說打算取道庫倫、海參威，再繞海道赴廣東。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？究竟受了什麼刺激？他不肯說。後來聽別人轉述，才知道他這次到了包頭，看見我們部隊渙散狼狽的情形，實在已至不能維持軍紀的程度。他在包頭與鹿瑞伯的衛隊榮光與部同住一個教堂裏，那些弟兄在飢寒交迫之中煎熬得無法可想，部隊精神已經不能顧全。一天，他放在桌子上的一隻金手錶，竟被一個士兵進來一聲不響的拿了就走。他說：『這是我的錶，』但那個兵却不管，依然揚長而去。他問在場的一個下級軍官道：『這是怎麼回事？我們部隊怎麼變成這樣了？』那下級軍官抱歉的說：『于先生，請你原諒一點吧，我們部隊從南口撤退，整天挨餓受凍，人心已經渙散得無法收拾了。老實的弟兄尚能忍受，那刁猾一點的，為要活命，什麼事做不出來？這是狗急跳牆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』他一看部隊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還可以有什麼作為？於是就靜悄悄的由後門上了汽車，離開包頭來了。我明白了這些原因，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，我們多年相契，我誠心的敬佩他，於是極力勸他和我再回去。烏斯馬諾夫也從旁勸說，告訴他『馮先生只要有五百枝槍在手，就定有辦法。』他聽我們一說，也覺得高興了，於是又偕同趕路望包頭前進。沿途我們隨同衆人，尋檢牛糞以為燃料，買着羊，就放在汽油桶裏煮而食之。若遇到蒙古包，無論裏面有多麼髒，也要蹲到裏面去。……」

根據前面的兩則記述，于右任在包頭附近所

受激擾的情形，雖然略有不同，但事屬實在，却無可疑。當時扮演主角的那位營長，後來曾升到師長，參加過北伐、抗日、戡亂諸役，來台後退了役。在台北一次紀念五原誓師的集會中，于右任談起往事，曾打聽「那個營長」是誰？正好「那個營長」也在場，他毫不猶豫的應聲回答「是我」，于右任聽了捋鬚大笑。他倆這種豁達的風範和坦率的性格，我覺得同樣值得崇佩和激賞。

馮軍多年以來，一直以紀律嚴明，備受國人稱讚，為什麼突然會變成這種狼狽不堪的樣子呢？這也得略作申說一下。它們自十五年四月撤出北京後，原來由北京政府支付的經費，全數落空。只靠熱、察、綏及甘肅省會附近地區（外鎮各縣為劉郁芬的勢力所不及。）的地方稅收和京綏鐵路收入來維持。熱、察、綏、甘都是窮苦地區，京綏鐵路的收入也不豐，以之供應十幾萬大軍的需耗，實在差的很多。總算它們紀律嚴，能吃苦，平均每月士兵借支銀洋兩元，官長五元或十元不等，勉強維持個最低限度的生活。這是說在秩序安定的情況下，才能做到。等到八月間由熱察和晉西北撤退之後，一切頓失常規，那最低限度的供應，也無法以正常的方法獲得。官兵們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須自己想辦法來解決。他們基於求生的本能和需要，誠如那位軍官對于右任所說：「什麼事做不出來。」明乎此，就知道它們的紀律敗壞，乃是勢逼處此。雖然不能如那位軍官所說：「請你原諒一點吧。」但也不忍作過當的苛責了。話雖如此，它們也還有差堪告慰，甚至可說是難能可貴的一面。那就是在這一

種艱苦的情形之下，集體也好，零散也好，却都向西行進，沒有人向奉軍投降過去。

### 誓師典禮寒飈場面

馮玉祥的五原誓師，意義雖極重大，典禮也很肅穆，但表面上實在寒儉的有點可憐相。給他監督授旗的于右任，頭髮蓬亂，長鬚半白，戴着一頂半舊的黑色學生帽，上穿夾襖，下穿棉褲，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，腳登舊布鞋，白布袜子也變成了灰色。參加大會的官兵服裝，更是五顏六色，什麼樣子都有，破鞋、爛襪、帽子雜亂，有的戴奉軍皮帽，有的戴直軍布帽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，七零八落，襤褸極了。但是他們看到身材高大，氣宇軒昂的「老總司令」，篤定泰山般的站在堂上，馬上人心便安定了，士氣也振奮了。在外流散的官兵，聽說「老總司令」已經回來，便都望風而歸。馮派人去叫韓復榘和石友三等留在綏、包的幾個師長，石友三立即趕到五原，并代表那幾個師長請馮到包頭給部隊訓話。那時包頭是晉閩的勢力範圍，韓、石等師也是被閩錫山收編了的部隊。馮玉祥却毫不在乎，即偕石友三去到包頭，在那裏住了幾天，給官兵講了幾次話，對他們備加撫慰和勗勉。老部下看到老長官，雖然經過了一度滄桑，却還是那麼親切，頓時萬眾騰歡，齊心歸隊。馮玉祥便令韓、石等師，即向寧夏開拔。他本人先回五原，暫駐等候。至此，陷於零亂殘破的國民軍除了損失萬把人及若干物資外，便都在馮玉祥的號召之下，又復成爲蹙鼓軒軒的十五、六萬人的大軍，完全恢復其往

昔的軍風和精神，奔向了革命救國的大道。馮氏十幾年的精勤訓練，於此益著其功效。有耕耘必有收穫，善結軍心者雖遭挫敗，終能復振也。

### 國民聯軍編組陣容

國民聯軍總部編組及部隊分布狀況如下：

#### 一、總司令部

總司令馮玉祥

參謀長鹿鍾麟

秘書長何其鞏

政治部部長劉伯堅（留俄學生隨馮歸來）

財政委員會委員長薛篤弼

參謀處長李興中

軍務處長徐庭瑗

內防處長張允榮

副官處長陳聯富

軍需處長過之翰

軍械處長張吉翀

軍械處長宋式願

總顧問烏斯馬諾夫（俄國人，隨馮來華）

#### 二、部隊分布狀況

##### （一）綏西地區

韓復榘師（原駐歸綏，正向甘肅開拔）

韓占元師（原駐歸綏附近正向甘肅開拔）

）

石友三師（原駐包頭正向甘肅開拔）

韓德元師（原駐包頭正向甘肅開拔）

陳希聖師（原駐武川正向甘肅開拔）

方振武師（原駐五原正向甘肅開拔）

弓富魁師（原駐五原正向甘肅開拔）  
馮治安師（原駐五原正向甘肅開拔）  
徐永昌師（原駐五原正向甘肅開拔）  
張萬慶騎兵師（原駐五原正向甘肅開拔）

趙守鈺騎兵師（原駐五原正向甘肅開拔）

（二）甘肅地區

孫良誠師（原駐蘭州正向陝西前進。）

劉汝明師（由綏西開，已到寧夏，正向陝西前進。）

孫連仲師（由綏西開，已到寧夏，正向陝西前進。）

馬鴻逵師（由綏西開，已到寧夏，正向陝西前進。）

（三）陝西地區

李虎臣師（被圍西安）

楊虎城師（被圍西安）

衛定一師（被圍西安）

田玉潔師（駐在三原，與鎮嵩軍對峙中）

陝西境內，尚有國民二軍若干零散部隊到處活動，茲不備列。

由於馮玉祥逗遛五原，又到包頭，國民軍聲勢復振，而且連佔甘、陝，進入河南，與北伐大軍相呼應。張作霖大感緊張，乃於十二月初下令熱河都統湯玉麟、察哈爾都統高維嶽，調派大軍，向綏西進擊國民軍。閻錫山的部將綏遠都統商震，表示歡迎假道。時國民軍正向甘肅開拔，馮玉祥以鄧金聲為東路總司令，督率石友三，陳希

聖兩步兵師及騎兵第三、第四各師，在包頭五原一帶，逐步抵抗，漸次西撤。奉軍一路急進，并無激烈接觸，於十六年一月四日，到達五原，即行停止。綏西軍事，至此告一段落。

基本策略兩種說法

於此尚須補述的，馮玉祥於五原誓師之初，所決定的基本策略，是「固甘、援陝、聯晉、圖豫。」可以說非常正確，其後也完全照此策略逐步實施。可是他到包頭時，曾派人密送親筆信給住在天津的黃郛，則有「擊吳、和閻、聯奉、親日。」的說法，與原來的決定大不相同。其聯奉之說，是否係受到國民政府「不管張作霖」的啓示，想以此作為拆散吳（佩孚）張（作霖）合作

的一種手段？親日之說，是否在企圖減少外交上的阻力？因為馮氏當時對此未作具體的說明，以後也未進行這「聯奉」「親日」的事實，只好存而不論。附錄馮氏原函，以供治史者參攷：

「腐白我兄同志如握：別來渴念已極。朋輩中有真知識而志願救國者，以弟眼光看來，吾兄實為第一人，此非妄語，尤非諛詞也。現在先將已往無知識之過失，一筆勾去。而奮然不顧的努力革命，以三民主義為主義，毫無掩飾的作去。至於對於時局，則惟有擊吳、和閻、聯奉、親日八字作根本。我兄對於國內外大局，知之極詳，尤盼指示，盼幫助也。現往包頭，最近當往平涼，出潼關。知念密聞，并請為國珍重。弟馮玉祥拜啓。十五、十一、初四。」

# 鐵人楊傳廣

龔樹森教授著  
定價台幣肆拾元

本書對我國最傑出的運動員亞洲鐵人楊傳廣的崛起、奮鬥歷程、神祕婚姻、榮譽獎牌等有最詳細的記載，要目：楊傳廣創造世界紀錄的寶貴啟示。由楊傳廣引起的感想。楊傳廣與教練。創造了十項運動世界紀錄。創新紀錄與玻璃纖維膠竿。鐵人的發現和奮鬥的歷程。楊傳廣十項運動成就分析。一生最大的光榮。沒有關頌聲就沒有楊傳廣。楊傳廣的身世與省運崛起。楊傳廣神祕婚姻。一生的榮譽獎牌。楊傳廣歷年重要比賽紀錄表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